



2733

碧海紅霞

黎汝清等著

群众出版社



碧海紅霞

黎汝清等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羣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一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18(文)137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2 \frac{13}{16}$ 插页1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50千字 印数00001—50,300册

定价(4)0.26元

内 容 提 要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报告、速写、散文和小說，都是描写民兵斗争生活的。《前沿一家人》《阿依姑娘》等篇，通过同美蔣特务分子的斗争，反映了我沿海和边疆地区的民兵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边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設中表现出的顽强、勇敢的战斗精神；《碧海紅霞》《风雨夜潮声》《老人和枪》等篇，通过坚持劳武結合、苦练过硬本領，表现了我广大民兵，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所起的骨干、带头作用。从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国民兵的强大力量。不論敌人是从天上掉下来，从地下冒出来，还是从海里爬上来，都将被全部、彻底、乾淨地消灭掉。

目 录

- 碧海红霞·····黎汝清 (1)
- 东海朝霞·····何泽沛 (19)
- 风雨夜潮声·····林 雨 (42)
- 前沿一家人·····林微澗、刘清河 (47)
- 迎亲的喜剧·····叶 楠 (54)
- 神泉海哨·····陈煥展 (62)
- 老人和枪·····普 飞 (67)
- 阿伍姑娘·····郭思九 (80)

碧海紅霞

——記海防某島女民兵連長汪月霞同志

黎汝清

带紅星的毛巾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凌晨，海风横扫着小島，山草呼啸，尘砂迷漫。激烈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残余的敌人退守在小島东北角的一个山头上凭险顽抗。我军一个营集中在一个叫桐桥的村子里，准备再次发起攻击。炮弹在屋后山包上爆炸，子弹呼啸着飞过屋顶。

群众都躲到南山里去了，八十一戶人家的桐桥村，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眼花耳聋、孤苦伶仃的郑老头；一个是十六岁的又瘦又小的渔姑。郑老头是因为走不动了，蜷缩在屋角里瑟瑟颤抖；这位行动却十分敏捷的渔姑，为什么要留下呢？

她穿着破旧的青布夹袄，披着散乱的发辮，到井里汲水，到崖下抱柴，并不理睬炮弹的轰响，更不理睬凛

冽的寒风，她象久经战阵的士兵一样，蔑视危险，毫无畏惧。她熟练而吃力地只顾向锅里灌水，然后在灶膛里升起火来。

胸前挂着望远镜的赵营长，从搁楼上看见这个小姑娘，急忙走下来关照她：“你快离开吧，这里很危险！”

“我不怕！”渔姑安然地回答。

赵营长猜测着问道：“你是怕家里丢了东西吧？我们是解放军，从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渔姑苦笑了一下说：“你看，这个穷家，有什么怕丢的？我是给你们烧水的呵！”

这一天渔姑烧了多少水？她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一股劲地汲水、抱柴、烧火，然后用木桶把开水提到街口上……

傍晚，赵营长从战地上回来，想打听一下这个渔姑的身世，便问坐在灶前的渔姑道：“你叫什么名字呵？”

“汪月霞。”

赵营长掏出笔记本记下来，赞许地说：“你真算个拥军模范。你不怕兵吗？”

小姑娘好象没有听到营长的夸奖一样，便跟营长诉说一些蒋介石匪兵在这小岛上祸害老百姓的情形，最后说：“兵跟兵不同。到大陆去过的渔民见过解放军，知道你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快把土匪赶跑吧！”

“不仅赶跑，要全部消灭！”赵营长看看手表，已经五点钟，总攻的时间就要到了，便从通讯员的挎包上

扯出一条印着红五星的雪白毛巾，郑重地递给汪月霞：
“留着擦汗用吧。再见。”

汪月霞双手托住毛巾呆立了一会，追出门口，赵营长已经飞步跑上了屋后的山包。她捧着毛巾，心被一股温暖的浪潮冲激着。在她整个的生活中，穷苦的爹妈没有给过她这样一块毛巾，做了没有嫁妆的童养媳后，丈夫也没有给她一块这样的毛巾，可是，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非亲非故的解放军却给了她亲人所不能给的东西，为什么？是对烧水的报答吗？不！他们为了解放海岛去流血牺牲又应该得到什么报答呢？汪月霞不懂得什么叫阶级感情，但她却觉察到一种向来未曾有过的新的感情激动着她。她拿起毛巾，擦擦湿润的眼角，忽然，毛巾上鲜红的五角星在她眼前跃动起来，这不是毛巾，这是一颗温暖的心呵！海岛解放了，村民们欢天喜地的回到了家。然而，那位年轻的赵营长却没有回来。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月霞却捧着雪白的毛巾滴下了眼淚……

我要当民兵

汪月霞找到韩乡长。韩乡长是一个年近四十岁的军人，高大的身材，纯朴方正的脸，微笑着打量一下面前的渔姑，问道：“小姑娘有什么事呵？”

“我要当民兵！男民兵成立了几个月啦，为什么不

让女的参加？”

韩乡长说，海岛解放不久，组织女民兵的工作，要稍微迟一步。

“为什么要迟？怕有人想不通吗？只要有人带头就行。要和落后思想作……作斗争嘛！”

“对，你说得很好。”韩乡长点着头，又问道：“你家里有什么人呵？”

“有丈夫！”渔姑脸上升起两朵羞涩的红晕。

“哦？！你已经出嫁了？”韩乡长有点愕然，她哪里象出嫁的媳妇呢？

“我是童养媳，十五岁就出嫁了……”渔姑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声音也呜咽了，往日的苦水一齐涌向心头，这叫她先从哪里说起呢？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渔民，阿爸向渔霸讨工钱，被打得全身青肿，一病不起。阿妈拉扯着我们姊妹三个，靠吃野菜过日子。我十二岁那年，阿爸和阿妈商量说：‘把月霞卖了吧，救口要紧呵！’我一把抱住阿妈的胳膊哭着说：‘阿妈，我哪里不好，你就狠狠打我一顿吧，千万不要卖我呵！’”

渔姑眼角里闪烁着泪花，苦笑了一下继续说：“当时我是多么不懂事呵，我这一句话把妈的心都搓碎了，阿妈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说：‘好孩子，别哭，全家都饿死也不卖你！’妈的泪水把我的头发都湿透了……”

韩乡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连忙翻开笔记本，

说：“你就是桐桥村的汪月霞吧？”

“是呵！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一个老战友在牺牲前告诉我的。在解放海岛的那天，是你帮助部队烧水的吧？”

月霞微微点了点头：“是的！”

“当时同志们很感谢你呵！”

“韩乡长，还提什么感谢呢！就是替同志们烧一輩子水，也报答不了解放军的恩情呵！就在我烧水的那天，牺牲了九十多个同志呵！一想起他们来我心里就难受得象火灯一样，同志们的家都是山南海北，解放了海岛又守海岛，我是本岛人，不当民兵还能安心吗？韩乡长，你快说，要不要女民兵吧！”

“这事还要请示一下区委才能决定；不过，我一定要求区委批准你参加！”

第二天大清早，汪月霞就和邻居林夏兰到了乡公所，一直等到傍晚午，韩乡长才从区委回来。她们急忙问：“区委批准了吗？”

“哟，这么心急。这是谁？”韩乡长看着林夏兰问。

叫林夏兰，也是来要求当民兵的。”汪月霞代她的同伴回答，她已经变得无拘无束了。

“当民兵可不能凭一时心热，家庭谈通了没有呵！”韩乡长并不急于把兴奋人心的消息告诉她们。

“商量过，”月霞仍带几分气愤说，“他说当民兵不是女人的事，女人只能烧火、做饭、忙家务！”

“这是他不对，你怎么说的？”

“当时我憋了一肚子火，我想：谁说女人不行？不是揭男人们的短，解放海岛那天，听到枪炮响，还不是躲到南山里去了？我还是耐着性子和他说理，我说：

‘忙家务是私事，当民兵是公事，你说应该哪个放在前头？再说，当民兵也耽误不了忙家务！’他只是向我瞪瞪眼。瞪眼有什么用处？”月霞想起昨天的事，不由得觉得好笑，“就说昨天吧，我回去晚了，他把门一锁走了，连碗热水也不替我烧，他是想气我呵，我才不在乎哩！”

韩乡长从这段有趣的叙述里，看到了月霞的决心，也看到了她的难处，便说：“民兵白天要训练，夜里要站岗，再忙家务，你能撑得了？我看你的身体不太好啊哩！”

“韩乡长，船的力气在帆上，人的力气在心里呢！”

在这新解放的、工作基础还很薄弱的小岛上，是多么需要这样的积极分子呵！韩乡长实在按耐不住兴奋的心情，才把底儿掏出来：“区委批准了，你就是咱岛上的第一个女民兵！”

汪月霞兴奋地跳起来：“女民兵可不止我一个，我们都想当民兵呢，林夏兰就是一个；快发枪给我们吧！”

韩乡长笑笑：“现在还不能发枪！”

“没有枪怎么能打敌人呢？”汪月霞有些失望。她多么想拿起一枝枪啊！这许多天，渔霸打她爸爸的情形不断出现在她的面前。在开完诉苦会的一个晚上，她前思后想难以入眠，在快天亮的时候才蒙蒙龙龙地睡去。她梦见土匪前来骚扰。正在着急的时候，忽听有人对她喊道：“给你枪！”转脸一看，是赵营长。她接过枪来，向坏蛋们射击，轰的一声响了。眼前一片火光，猛然醒来，朝阳正透进窗口照在她的脸上。看看手里，抓的不是枪，原来是那条红星毛巾。她自己安慰自己道：

“当了民兵就会有枪的。”可是韩乡长却说没有枪……

韩乡长瞥了月霞一眼，有几分幽默地说：“你不是说劲头在心里吗？暂时没有枪，只要提高警惕，一样能打击敌人呵！”

凡是民兵上课，月霞每次都到。有一次部队王指导员上课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一定会继续捣乱……”月霞听说这是毛主席讲的话，就一字一字地记在心里，夜里睡觉也要默念几遍。

一九五三年春节，月霞正在家里做午饭，邻家嫂嫂喊她了：“月霞，快来买麦芽糖，很便宜！”

月霞一出门，小贩就热情地和她打招呼。她见这个小贩大约有二十三、四岁，贼眉鼠眼地东张西望，向妇女问东问西。不由犯起猜疑来，便问小贩道：“你这种卖法，不怕亏本吗？”

“噯……”这个奇怪的问题使小贩一时找不到措词，噯了许久才嘻笑着说：“解放啦，我也为人民服务嘛！”

“为人民服务是好，可是亏了本怎么办？”月霞不放松地追问下去，“你多少钱买来的？你是哪个乡的？”

小贩吱吱唔唔地答不上来，挑起担子想走。买糖的妇女们也不满意了：“月霞呵，管人家那些事做什么？”

月霞想把小贩稳住，便趁机说：“嗨，我就是这个怪脾气，好多管闲事，你等等，我拿钱去。”

她急忙找来一个男民兵，把这个小贩带到了公安局。经过审讯，果然是个特务。

事后人们问月霞道：“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呢？他脸上可没有贴着签儿呵！”

月霞笑笑说：“心明眼自然就亮呵！”

不平静的夜

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正是墨鱼丰收的季节。沙滩上晒满了墨鱼干，这里临时搭起了几个草席棚，民兵们夜里就在这里看守。

夜，好静呵！海是暗蓝色的，天空也是暗蓝色的，浩荡的海接连着黝黑的山，港湾里闪烁着渔火。嘩嘩的潮水声衬托出海岛的静谧。汪月霞和另外两个女民兵住

在一个棚子里，亲密地谈着家务、孩子、渔业生产……

第二天，不知从哪里传出来恶毒的谣言，说：“女民兵作风不正。”又造谣说：“汪月霞自己不正派，也把女民兵带坏了！”

月霞开会回来，见群众议论纷纷，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生性刚烈的妇女，并不去和别人争辩：

“哼，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你呵，你把郑家的人都丢尽了！”丈夫愤怒的摔盆子打碗。“当民兵，当民兵，我看你怎么有脸见人吧！”

“你……你也相信这些鬼话？”月霞气得舌头都发直了，一股怒火把她的眼睛烧红了。

“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哩，你有理你还躲到家里来干什么？”

月霞呵，就是跳进大海也洗不清了。这一天，她不饥也不渴，肚子里填满了委屈、气愤和苦恼：“我应该怎么办呢？海里行船，浪是躲不过去的，只有迎着浪头前进！”月霞把牙一咬，毅然站起来：“我去找王指导员！”

刚要出门，碰见法院来了解情况的同志，说：“对这件事，县委、部队都很重视，已作了研究，你想想，有人为什么要故意造谣呢？”

“是他们落后，不愿意自己老婆当民兵！”月霞忿忿地说。

“就这么简单？你不认为有人在背后捣鬼吗？”

“难道真有人想破坏民兵工作？”月霞蓦然醒悟。

“这人就是住在你眼皮底下的张如姬！”

“哦！是他！”月霞有些吃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你是民兵排长，应该想到！张如姬是坏分子，你不是不知道！不应该放松警惕呵！”法院同志善意地责备道。

汪月霞低下头，内心里深深自责道：“月霞呵，月霞，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只想到自己的‘委屈’和‘面子’呢？你是多么没有斗争经验呵！”第二天，她向部队的王指导员检讨了自己的麻痹思想，王指导员说：“法院的同志说得对，不怕坏分子捣蛋，就怕我们眼睛不亮，这件事很快就会弄个水落石出的。”

月霞从连部走回家，脚下是一条坎坷难行的山坡，她想：做工作多么象走这条弯曲的小路呵，一不小心就要跌跟斗。这时邻家嫂嫂迎面拦住了她，神色慌张地说：“你来，我有要紧的话和你说。”她把月霞叫到自己屋里悄悄地说：“你夜里走路可要小心，白天顶好也不要一个人走路。”

“为什么？”月霞十分诧异。

“有人想害你呵！”

“是谁？”月霞急急地问。

“这……你以后小心就是了，这些人不好惹呵！”

大嫂不敢说出这人的名字。

月霞镇静地说：“大嫂，不要怕，我明白了，这人就是张如姬！”

大嫂被月霞正直无私的精神打动了，点点头说：“就是他，昨天夜里他们暗地里商量，我听到了，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吧！”

月霞嘱咐她一下，便昂然向公安局走去。当天深夜，预谋杀人犯——张如姬就被捕了。

乘 风 破 浪

一九六〇年三月，汪月霞出席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了到会代表。汪月霞激动得几夜都不能入睡。多少往事一齐涌向心头。甜的，苦的，快乐的，悲伤的……一个吃草根穿破布片、受人欺挨人打骂的穷孩子，能有今天，不是从地狱一步登上了天堂吗？她是多么想跑到毛主席面前，紧紧地握着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诉说永远也说不完的感激呵！

崇高的荣誉，使她振奋鼓舞，也使她羞愧和不安。她想：“自从我一九五八年十月入党的那一天起，我是多么想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呵，今天更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太少了，比起党对我的恩情来，党给我的是大海，我给党的是一滴水，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党的恩情

和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呢？”当大会发给每个代表一枝半自动步枪时，她是多么高兴呵，不禁抚摸着闪着蓝灿灿的光亮的枪枝，脱口说道：“枪在手里，就觉着海岛也在手里！”站在她身旁的一位老游击队员，对她说：“月霞，一个人，一枝枪，能有多大力量呢？如果把岛上的姐妹们都组织起来，力量该有多大呵！”

月霞回到岛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工委提出组织女民兵连的请求。工委积极支持并立即批准了她的要求；工委书记对她说：“你的建议很好。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全岛妇女的一件大事。你知道，渔民是经常出海的，把岛上妇女组织起来劳动生产，保卫海岛是特别重要的，你要有克服困难的准备呵！”

“这次见到了毛主席，我就觉得全身都是劲，这股劲多少年也用不完，困难再多我也不怕！”

在很短的时间内，四个生产大队的七十多个妇女报了名，汪月霞被推选为连长。

报名是容易的，然而，要推翻旧礼教筑起的高墙还要经过多少斗争呢？

一个十六岁的姑娘玉香抹着眼泪来找月霞了：“月霞婶，我报名参加民兵，阿妈死也不依，你要帮我说说去呵！”

月霞知道玉香妈对自己有成见，许多关于女民兵的怪话就是她带头说的。但她还是迎着困难走去了。

“你积极你自己干，别管我家的事！”玉香妈冷冷